

·长篇纪实文学·

郭晓晔 著

**Lonely sky**

# 孤独的天空

中国航空之父的传奇人生

解放军出版社

# 孤独的天空

中国航空之父的传奇人生

郭晓晔 著

解放军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天空/郭晓晔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065-6271-3

I .①孤… II .①郭… III.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①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1617 号

书 名:孤独的天空

---

作 者:郭晓晔

责任编辑:李鸣生

封面设计:李 戎

责任校对:王 萍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mail:jfjcbs@126.com

电 话:(010)66531659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1/32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7.75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5-6271-3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1912—2012

中国航空之父冯如殉国 100 年祭

一个人确立理想，实际上是确立一种人生的动力。因此，一个人的理想与民族和国家的相关性越大，他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在实现个体价值的奋斗历程中，他有可能充分调取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资源和情感资源，这是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潜能所远远不可比的。

——作者题记

## 目 录

引 子.....	1
一、红云 .....	5
二、两脚牲口.....	20
三、嫁公鸡.....	39
四、飞行者.....	54
五、时局图.....	76
六、鹰,鸽子 .....	94
七、一万匹马力 .....	114
八、金砂 .....	138
九、龙凤飞腾 .....	158
十、黄花岗 .....	180
十一、革命军 .....	198
十二、喜信 .....	213
十三、英雄挽歌 .....	225

# 引子

在珠海航展上，华凌强驾驶国产歼 -10 战机，刚一离地即加力垂直跃升，连轴横滚，忽又一个筋斗尖啸而下，随之像海豚那样直立着以小速度优雅通场，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博得中外观众惊叹叫绝。

表演结束后，华凌强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一位西方记者问他，去年底，中国空军高层在央视透露，说中国第五代战机即将首飞，请问您是否会担任首飞任务？

华凌强说，我很想得到这份殊荣。

这位功勋试飞员块头不大，却两眼灼亮，精力旺盛，整个人看上去要胀出一圈。

记者又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加快提升空中战力的步伐？

可以这么讲。华凌强说，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清楚表明，空中力量已经成为主导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在逼人的挑战面前，中国理应迎头而上。

然而，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认为中国在短期内难有如此大的进步，您对此怎么看？记者又追问道。

这个问题不该问我，但我很愿意作出自己的回答。沉吟片刻，华凌强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曾经落后，但是请不要怀疑中国人的想像力、勇气和决心，当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众神长出翅膀或驾着飞车飞上天空的时候，中国周朝的周穆王已经乘坐黄金飞车去瑶池拜访过西王母。我还要说的是，一百年前，在美国的莱特兄弟造出飞机五年后，中国人冯如就驾着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实现了首飞。去年，2009年，洛杉矶邮政总局还特别发行了“冯如首次试飞100周年”纪念邮戳。我坚信，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实现自己强军强国的梦想！

听了华凌强的回答，西方记者微笑着点头鼓掌。

全场随之爆发热烈的掌声。

参加完珠海航展第二天，华凌强绕道广州，来到白云山南麓的黄花岗烈士陵园。

华凌强在七十二烈士墓前站立片刻，便拐上右边的甬道，径直走到右侧的一座碑塔前。

这是一座四面镌字的碑塔。正面篆刻着一行大字：“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君如之墓”，背面篆刻着临时大总统的命令：“从优照少将阵亡例给恤，并将事实宣付国史馆。”

左右两面碑刻为中国第一飞行家冯如的墓志铭。

华凌强从塔碑左面看到右面，把墓志铭细细看了一遍。

冯君如，号鼎三，恩平人，民国之第一飞行

家。纪元八月二十五日死，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左，从其志也。冯君有兄四，均早死。十二岁时游于美，习机器，学于纽约工厂十年。业既毕，慨然曰：“是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华侨壮其言，助之赀。一年机成，试演于哥林打市之麦园，蹶者再，志不少馁。及纪元前二年，复成一新式机，其飞行达七百余尺。中山先生见之，欣然曰：“吾国大有人矣！”自是美人欲聘为教师，张元济欲介绍于粤督，而均不为用，以非君志也。前一年自美归，将以绝艺飨吾祖国。适温烈士乘西人演飞机之便，刺孚琦死。君之机又不果演。惟君十余年之大志则大遂。迨夫民国甫造，则以虏巢未覆，亟思编飞机为北伐侦察队。同志既集，而南北统一，议又寝。然犹以从为效用于民国之日正长也。不谓鲲鹏一举而翼折。岂非天乎！先生年三十，上有父母，下无儿女。闻其弥留时语其徒曰：“吾死后，尔等勿因是失其进取之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级”云。吾知为之徒者，当克继厥志，君且不死也。余常与一晤，貌其癯，知君之苦心焦思者夙矣。兹摭其大略，铭诸墓道。铭曰：天生才，天乃妒才乎？是未可知。祸非常，名乃非常乎？是益可悲。呜呼噫嘻！奈何其志之成而止于斯！

碧血黄花，暗香浮动，今昔何昔，天上人间。  
在花卉与云霞纷飞交织的穹窿和大地间，华凌强与冯如对话了。

华凌强说，尊敬的前辈，我看你来了。这实际上是一次寻找。

冯如说，的确，与其说是你找到了我，不如说是我找到了你。我找你找了一百年了。

华凌强说，我知道你找得很苦，即使在你殉国后，你仍在苦苦寻找，你的墓曾经从黄花岗迁往云鹤岭，后来又辗转迁至三宝圩，而今又回到了黄花岗。

冯如说，我在追寻航空救国梦，在追梦的路上，我看到一路的栉风沐雨，也看到了一路的春华秋实。

华凌强说，你看到了，一百年前你播下的种子，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的，而今，中国空军正崛起于世界强国空军之林。

冯如说，更令人欣慰的是，我看到这个梦仍在延伸，追梦的路仍在延伸。

华凌强说，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 一、红云（1884—1895）

冯君如，号鼎三，广东恩平人。父业纶，务农，家贫，不能自给，生五子，君居其最幼者也。性颖悟，少时肄业于乡中小学，聪明冠群童，教师甚器之。然性好弄物，屡戒不听，曾以火柴盒做轮船等物，无不酷似，制造纸鸢，分给邻童，试高辄第一。乡人莫不奇之。君之醉心机器，盖胚胎于此矣。未几，四兄皆夭折，家益贫，中表某适从外洋归国，劝其外出营生，君韪之。父母以爱故，不肯使离左右。君曰：大丈夫以四海为家，安能郁郁久居于此，株守乡隅，非儿所愿也。儿行矣，毋以我为念。遂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赴美国三藩市……

——广州《时事画报》，1912年9月号

有人说，冯如在广东的富有的父亲，在经济上援助他们研制飞机。冯如加以否认。

——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1909年9月23日

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版图上，广东恩平是个不起眼的小县，这个县莲岗堡的杏圃村是个不起眼的小村。1884年1月12日傍晚时分，在村边一间不起眼的青砖瓦舍里，传出一阵脆亮的啼哭声。

刚出生的男婴四肢抓蹬，小小的身量比别的婴儿要瘦弱，脑袋就显着特别大。

孩子的父亲冯业纶天擦黑时才带着一股冬日的寒气跨进家门。搁下担子，就捶着自己的腰背咳了一通。这一天是农历12月15日，是逢五开圩的圩日，冯业纶用货担挑了些犁头草、破布叶、土茯苓之类的中药材到牛江圩上去售卖。当他看到新生婴儿时，心中一阵喜悦。他的笑纹又牵着几丝愁容。这孩子头上有四个哥哥，先后已夭亡了三个，为镇惊避邪以防不测，按老辈的做法，妻子吴美英早早地就跑到娘家，要来了孩子外婆的旧衣备作襁褓，他也早早地给孩子起了贱名。冯业纶从接生婆手中接过婴儿，就使唤上了这个贱名。

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婴儿，轻轻唤道，珠九，看我们的小珠九哦。

珠九的大名叫冯如。珠九与猪狗谐音。名贱命大，什么牛仔、猪仔、狗仔，起个贱名往生命里灌注些野性，好活。

恩平这地方属广东南部山地丘陵区，七山一水二分田，十旱九不收，是自古流放贬黜之人的岭南炎荒地。到冯如出

生时，这里仍相当闭塞荒僻，境内物资集散和人事往来主要靠水运，陆上只有一条南北向的宋代古驿道。在这块土地上活命的人们像土地一样艰难和沉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悬着一颗老太阳的低矮苍穹下经历着四季轮回生老病死，经历着顺灾常变喜怒哀乐。冯业纶并不像后来相传的那样贫困或富有，他头脑活泛，种田之余兼做贩卖稻谷、肉和中药材的小生意，顺年还过得去，逢灾年也得采掘些黄狗头、勒竹米、蕉树头等充饥。冯业纶操劳过度，早早地落下了咳喘的痨病。

说是地理就是命运，又有谁能想到呢，冯业纶的儿子冯如后来不仅走出了那条年久失修的破碎古道，还渡过了大洋，还飞上了天空。

后来发生的事，在冯如降生时，从他家那间黑黝黝的小屋往外看，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任何迹象，但如果若干年后从大洋彼岸的美国西海岸往回看，还真的可见一条清晰的路线和一个个路标。比如在他降生这一年，爆发了中法战争。这以后又接连发生了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燃起的战火。又比如，这一年俄国人戈别烈夫驾驶着用蒸汽机作动力的单翼飞机往前跳跃了二三十米。此后又有法国人阿代尔乘坐蒸汽动力单翼飞机跳跃了一段，又有德国人奥托·李林达尔、瑞典人安德烈的滑翔机飞行，美国莱特兄弟驾驶动力飞机飞上天空。冯如以后会告诉人们，他和这些与他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事件关系极大。

如果从冯如后来驻足的大洋彼岸的圣佛兰西斯科海湾往回看，也许正好与孩提时代的冯如打一个对眼。童年和少年

时代的冯如仿佛听到了那遥远的呼唤，正翘首往远方眺望。他的小小的执拗的脚步，似乎要挣脱狭小土地的束缚，走出一个蕴藏着无限可能性的大千世界。

小冯如留在乡间泥泞土路上的脚印里藏着许多属于未来的故事。

## 2

八岁这一年，冯如进入邻村莲塘恩举书馆读书。

入学第一天，就把教书先生冯树义气得翻跟斗。

翻过恩举书馆齐腰高的青石门槛，冯如照例拜了至圣先生孔夫子的牌位，向冯树义先生叩了三个响头，然后坐在第四排靠右边的一个位置上。这私塾里教的是《三字经》、《论语》、《孟子》等清代常用的启蒙课本，也教珠算、信札等实用知识。

冯先生坐到讲桌前，让学生翻开《三字经》，便慢条斯理地领着学生朗读起来。

人之初，性本善……随着老先生花白头颅的晃动，学生们也跟着摇摆起来，进入一种千百年来形成的秩序。

晃着晃着老先生不晃了，他站起身，踱到冯如的书桌旁，一边念课文，一边把手伸进书桌的抽斗里抓握。岂料冯如竟用双手死死捂住抽斗口。三只手像三只小兽默默地缠斗起来。这还了得！教不严，师之惰。老先生脸腮上的肌肉一蹦一蹦地抽搐，一口咬断书文不念了。

老先生举起戒尺狠狠地砸着桌面，厉声喝道，把东西拿

出来！

这一喝把冯如喝呆了，他怯怯地从抽斗里拿出一部小小的龙骨车。竹片和硬纸做的水车惟妙惟肖，龙骨水斗可放可收，还能转动，十分精巧。在老先生刀子般的目光逼视下，冯如又慎慎地捧出了一叠纸，打开是一只帆船。

冯先生把冯如带到讲桌前，抓过冯如的小手，高高举起戒尺。可顿了顿，又放下了，说你把刚才念的课文给我背一遍。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冯如一边背，还一边学着先生晃动脑袋。

冯先生不觉就消了气，翻出冯如的手心，咬牙切齿地轻打了一戒尺，说，坐头一排来！

冯树义鼻架眼镜，身穿长衫，脑后吊一根花白长辫。这位秀才出身的老先生通晓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却仕途多舛，眼见挣扎耗尽了青壮年华，自叹大势已去，再无意官场宦海，却也于心不甘，想着能在自己的教鞭底下调教出济世经邦的人才来，也不枉度此生。他至今光棍一条，性格孤僻，闲下来无甚爱好，日夜只喜拿着戒尺把玩，把一根桃木戒尺玩得通体油滑黑亮。上课遇孩子淘气，抓过孩子的手就是一顿狠敲，也不失为发泄一辈子怨气晦气的通道，手下的孩子十有七八常肿着个小手。这天要是别的孩子那样气他，那手早就成了七月的熟桃了，他是看到冯如精巧的手工，不知怎的就动了恻隐之心。

待时日一长，他发现冯如天资聪颖，生性好奇好动，整天琢磨用纸布竹木制作些衣食住行的器物，屡戒不听，功课

却也领冠群童，揣摸着是个可造之才，就渐渐地把一部分心思移到了他身上。平日总把冯如拉到身边，又是讲学问，又是拉家常，倾吐心头积念和苦衷，放了学也把冯如带到自己的蜗居，嘴上没个停。到了后来，这一老一少与其说是师生，不如说是知己谈伴。

冯如平日少言寡语，跟冯先生在一起例外，老先生天南海北地扯，他就海天胡地地问，小脑瓜里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问题。冯先生心中窃喜，却故作嗔怪道，你就是捡起一粒石子都能从里面掰出十个问题来。这倒也能满足冯先生揣着一肚子学问需要倾吐的欲望，但许多颇似刁钻的问题却也让他挠头。

这天，冯如问道，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

冯先生捻须摇头说，人没有翅膀，飞不起来。

冯如想了想，又问，人能不能造一双翅膀飞上天呢？

老先生一怔，把冯如拉到床沿坐下，手捋戒尺慢条斯理地扯了起来。

老先生说，人能不能模仿鸟类飞上天呢？我们的祖先早就想过，而且还试过，史籍中就有“公输子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的记载，那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大约也是那个时代，有个叫庄周的人，说过“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的故事。列子可说是驾帆船在海上行，也可说是在天上飞。

冯如的黑眼珠子一闪一闪地亮。

列子在天上飞可信不可信呢？老先生用戒尺顶着下巴想了想，接着说，到了东汉王莽时期，有人把大鸟的硬毛绑在

身上，用环纽连结成翅膀，然后从高处像老鹰那样滑翔而下，飞了数百步跌落到地上。虽然这个人摔死了，但还是有人勇敢地接着做，明代有个叫万户的官员，把自己绑在一把椅子上，在椅背上装了几十只爆竹，他一只手抓一只大风筝，叫人用火点燃爆竹，想借爆竹爆炸的推力飞上天，结果也摔死了。

不过，也有飞起来的，比如垓下之战，张良乘风筝飞到楚营上空高唱楚歌，瓦解楚军军心，就是一例。

这一天，老先生搜肠刮肚扯到很晚，对人能不能像鸟飞上天没下结论。

冯如回家的路上，暮色已重，他却似乎看到天边挂着一朵透亮的红云。

### 3

冯如的手工愈做愈精了，愈做愈有想像力和创造性了。

有一次，他仿造了一门大炮，炮身有一米长，涂上锅底灰，打磨得黑里透亮，还做了一些有四个轮子的木牛，竹马。

放学后，他领着小伙伴到一面凸凹不平的坡地上，把炮与木牛竹马各置一方，模拟起一场大战。这是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土、客之间的一场械斗。土、客其实都是汉人，只不过客家后迁入，土客因利益磕碰向有冲突，以致酿成长达十几年的仇杀。这个悲剧夺去了成百上千人的性命，双方还把俘虏当“猪仔”贩卖出洋，一些青少年妇女更被卖为妾或